2020年6月15日　星期一　庚子年闰四月廿四
今日12版　第10976号　人民日报社出版
编辑部邮箱：peoplehwb@VIP.163.com

人民日报 海外版
PEOPLE'S DAILY OVERSEAS EDITION

海外网 www.haiwainet.cn　海客　学习小组　侠客岛

地址：中国北京金台西路2号（2 Jin Tai Xi Lu Beijing, China）　邮编：100733　国内代号：1-96　国外代号：D797　境外印点：东京、旧金山、纽约、巴黎、多伦多、墨尔本、雅加达、泗水、首尔、香港

生态治理的中国奇迹③

毛乌素 茫茫沙海变绿洲

本报记者　**孙亚慧　龚仕建**

榆林人曾经饱受风沙侵袭之苦，谈沙色变。

中国四大沙地之一的毛乌素沙地，近半在陕西榆林，分布在明长城沿线以北。毛乌素沙细，春天西北风一刮就起尘。黄沙蔽日，沙子侵道，人们在这沙暴里迷了方向，只能等风停再赶路；农户被这风沙驱赶，几经南迁。

本报记者在榆林林业展览馆见到一张老照片：上世纪50年代，沙土一路埋到了镇北台的半腰处，眼看就要翻过城头，直泄而下。有“万里长城第一台”之称的边关要塞镇北台，挡得住铁骑来犯，却拦不住滚滚黄沙。有道是，“风刮黄沙眼难睁，庄稼苗苗出不全。黄沙压田又埋房，沙进人退走他乡”。

那时，森林覆盖率只有0.9%，流沙面积达860万亩。榆林人吃尽了风沙的苦，也想明白了一个道理——这沙，非治不可！

“狂风起、沙粒飞，大风沙可凶！一觉醒来家门口都被沙子顶住喽，得从窗子爬出去挖走门口的沙，才打得开家门。”说这话的是今年已经64岁的席永翠，她是名声赫赫的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的一员。

1974年5月，54名平均年龄只有18岁的女民兵响应“植树造林，绿化祖国”的号召，来到补浪河黑风口安营扎寨，搏战风沙。席永翠是治沙连第二任指导员。她说，自己“永翠”的这个名字寄托着父母对改变家乡面貌的期冀。

都是年纪轻轻的姑娘，谁又懂种树治沙？最初几年，白天开苗圃，推沙垫地；晚上在煤油灯下学习知识，做些女红。

白天遇上大风，张嘴说话就吃满口沙，姑娘们每人眼角都吊着颗沙圪蛋。晚上对着灯一照，手上全是划破的口子、脚底是磨出的一个个血泡。

日日如此。

“最苦的是啥？”记者问。

“再苦再累也不怕，就怕白干啊！”最怕沙暴一来，刚栽下的嫩苗树全被埋进沙里，那情形简直就是直接埋掉了姑娘们几十天的心血。

“我们那时候都顶着一口气，立誓不治好这沙不出嫁！”

席永翠26岁才成家，是治沙连里最晚嫁人的姑娘。她的丈夫也到了治沙连，开拖拉机。

“这就是‘洒尽全身千滴汗，浇灌荒沙一片绿’的劲儿！”席永翠的侄孙女席彩娥是个“90后”，是治沙连现任连长。这话听着提气。

这些故事，她听父亲讲过一遍又一遍——姑奶奶席永翠与战友们如何与风沙搏斗，让昔日寸草不生的茫茫黄沙地，长出绿树青草鲜花，变成稻田翻滚了麦浪。

陕西省榆林市榆溪河生态长廊。　　新华社记者　**陶　明**摄

治沙连建连至今，累计推平沙丘800多座，营造防风固沙林带33条，修筑饮水渠35公里，给14425亩荒沙披上了绿装。

“奇迹！这是世界治沙史上的奇迹！”曾来到治沙连考察的联合国环境专家鲍文惊叹连连。

“以前由于风沙太大，我们这里的女娃子都不留长发，头发剃得和男娃差不多，你不仔细瞧分不出男娃女娃。”席永翠说。

“哪有哩？我小时候还梳辫子呢！”侄孙女不信。

“咋没有，你记事时沙子已经被治得好多喽。现在的女娃子怪享福，想编啥辫子都编得。”席永翠笑言。

治沙既靠毅力靠韧劲，要想攻坚克难，也离不开科学技术。跋涉在风沙中，张应龙找寻着科学治沙、变荒漠为良田的钥匙。

在榆林最北的神木，锦界镇圪丑沟的长柄扁桃经济林已结出幼果。2002年，张应龙放弃北京的外企高管工作回到老家神木，在毛乌素沙地承包了42.8万亩荒沙。一晃18年，漫漫治沙路。

说张应龙是个“树痴”并不为过。他爱种树，栽下的树数不清有多少棵。

“我就爱蹲在那儿看树咋长，越瞧越爱瞧。”他边说边跟记者比划着，在长柄扁桃经济林区内，沙地的风速、土壤、水分都处于实时监测中。

他请来了中科院院士邵明安团队。两人双剑合璧，邵明安的土壤研究帮助张应龙大幅降低了土壤水分的蒸发量，极大提升了树木栽种成活率。

“诶，这是个啥虫嘛？”

正说着话，他忽然蹲下，用双手捂住了一只灰黑色虻虫，小心翼翼地装进了随身带着的透明检测袋。

张应龙边装边念叨：“带回去让他们看看，种树怕的就是病虫害……”

站在林区瞭望塔上，陕北5月的风在耳边呼啸，但这风吹得清爽，奥秘就在那一条条绿色林带上。极目远眺，望不到边的林木绿蓁蓁，锁住了滚滚南移的沙龙。榆林“沙进人退”已成为历史。

“北治沙，南治土”，北部吃够了风沙的苦，南边为水土流失所累。榆林南部的黄土丘陵山梁起伏纵横，梁窄沟深，以前是光秃秃一片。

“村里有条不成文规定：要想入党，得先去山上种100棵树咧。”米脂县高西沟村老民兵连长高锦仁声若洪钟，身子骨硬朗得紧，全然看不出已经73岁。

面对脆弱的生态环境，几十年来，高西沟村发动群众在沟里打坝蓄水，在山上兴修梯田，植树种草，孜孜矻矻地干。如今这里的山河变了模样——绿海浩渺，苹果飘香。

“这靠的是啥？”记者问。

“单说这打坝筑堤吧，后生拉桩、妇女撞墙、老汉捆柴把、娃娃照墙墙。男女老少一起上，哪有甚别的办法嘛。”高锦仁不假思索地说。

这话，听得记者心中一震。

的确，从北向南，榆林人鏖战沙窝、固土护坡，一代接一代地久久为功，他们以这样的行动拥抱着毛乌素沙地，拥抱着陕北高原。

“以前米脂有句话‘有女不嫁高西沟’，就是因为太穷！现在我们这儿哪还有光棍咧。”高锦仁笑盈盈地说。

去年，老高家的农家乐开得红火，收入有七八万；自家种的苹果卖得俏，也有两三万收入。“望着这满眼绿色，村里人心情好了，身体也好了。现在咱这‘生态饭’吃得可香！”

“今年4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强调，‘人不负青山，青山定不负人。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，又是经济财富。’现在我们有了绿水青山，金山银山才刚露出一角，还得继续加把劲！”高西沟村党支部书记姜良彪说。

70年来，榆林的林木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的0.9%提高到34.8%，沙化土地治理率达93.24%，年入黄泥沙由5.13亿吨减少到2.9亿吨。“榆林的治沙经验，对全世界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！”曾任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的哈马·阿尔巴·迪亚洛曾高度评价。

沙海巨变，举世瞩目。茫茫塞上，一片片的樟子松苍翠挺拔，而这一片片郁郁葱葱的绿色，也早已流进了陕北父老乡亲的心田。

详细报道
《“绿进沙退”看榆林》
见第四版

我们这样抓“六保”㉕

看，第六埠村又热闹了

本报记者　**扎　西**

第六埠村位于天津市西青区辛口镇。村子三河环抱，林、田、堤、岛美不胜收，离市区又近，适合搞旅游。

这两年，村委书记郝庆水主意一个接一个：水稻、青蟹立体种养，沿河设计“长征路线”，生态农业观光旅游……一下子，村里热闹了，去年旅游接待近3万人次，收入200多万元。

今年村里计划大干一场。没承想，疫情袭来，大伙儿措手不及。眼见盛夏就要来了，村里静得出奇。

郝庆水急，驻村工作组组长、第一书记李国顺也急。两人商量，先在网上闹出点动静。

经驻村工作组多方沟通，联系上了区里的微信公众号，发布村里景区新变化。又请来几家媒体，又是拍照，又是录视频，可着劲儿造势。

这不，防控形势一天好似一天，村里游客也越来越多。

“现在连午休时间都没有，七一前排满了！”郝庆水累并快乐着！

端午节快到了，他又在琢磨新花样：打造些夜间项目。游客留下过夜，才能多些生意！

瞧，王世梓又签了一单

苟小妹

青岛颐世保塑料有限公司是一家科技型中小企业，发展势头不错。然而，疫情一来，上游客户订单锐减，一季度原计划2000万订单，现在不足1000万。

为减少损失，公司决定“转型”——准备研发生产口罩用的聚丙烯熔喷专用材料。

研发顺利，可是刚高兴了两天，难题又来了：由于是新领域，产品有了，销路没有。公司总经理王世梓无奈向城阳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主任袁凯祥求助。

了解完情况，袁凯祥第一时间跟城阳区工信局及青岛市工信局沟通，将颐世保产品纳入全市复工复产物资保障生产企业目录，并在“防疫物资供需”微信群对产品进行推介。

3天时间，颐世保陆续接到省内外订单1500多吨。

随着产能提升，新问题又出现了：变电容量不够用。

袁凯祥二话没说，带上有关人员赶到青岛供电公司北部营销中心现场办公，几天时间增容业务就办得妥妥帖帖。

瞧，最近，王世梓又签了一单大合同。

更加珍惜黄河　精心呵护黄河

■ **姜忠奇**

“宁夏要有大局观念和责任担当，更加珍惜黄河，精心呵护黄河。”在宁夏考察期间，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黄河吴忠滨河大道古城湾砌护段，察看黄河生态治理保护状况。他指出，要把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作为重中之重。

黄河，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的分量一直很重。他多次实地调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发展情况。在山西，他强调要切实保护好、治理好汾河，“让一泓清水入黄河”；在陕西，他指出“推动黄河流域从过度干预、过度利用向自然修复、休养生息转变”；在河南，他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，强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；在甘肃，他叮嘱要担负起黄河上游生态修复、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的重任……总书记的殷殷嘱托、谆谆教诲，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定下了调子，明确了黄河治理的指导思想和努力方向。

治理黄河，重在保护，要在治理。一方面，要全力以赴“保”。把握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原则，充分考虑上中下游的差异，坚定走绿色、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之路，将黄河生态系统作为有机整体保护好。另一方面，要系统全面“治”。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、系统治理、源头治理，统筹推进各项工作，加强协同配合，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。同时，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。坚持以水而定、量水而行，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。只有共同抓好大保护，协同推进大治理，才能保障黄河长治久安、改善人民群众生活，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。

治理黄河，表象在黄河，根子在流域。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，并非一地一段的事情，而是一项全流域治理工程。因此，沿岸各省份须协同发力、齐心治理，解决九龙治水、分头管理问题。近些年来，各省份因地施策、通力合作，黄河治理取得明显实效。在上游，四川若尔盖、宁夏沙坡头科学治沙，筑起的绿色屏障有效遏制腾格里、毛乌素、库布其沙漠扩展；在中游，黄土高原打下5万多座淤地坝，不仅防洪拦沙，更让老乡们有了活命田、金饭碗；在下游，伏秋大汛岁岁安澜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了切实保障。实践证明，只有牢固树立“一盘棋”思想，注重保护和治理的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协同性，方能实现“一江清水向东流”。

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。自古以来，黄河治理都是安民兴邦的一件大事。如今，黄河流域不仅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重要的经济地带，而且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，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因此，黄河流域必须下大气力进行大保护、大治理，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子。这就要求我们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，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，谋划长远、干在当下，一张蓝图绘到底、一茬接着一茬干，让黄河造福人民。

黄河之水奔腾不息，中华民族的血脉也将永久延续。回首来路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岁岁安澜的黄河治理奇迹；阔步向前，我们一定能够创作好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，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更大步伐。

（**作者为本报评论员**）

望海楼

本栏目主持人：陈振凯